

南冥集
四

學記下

共五

~ 16
2357
4



和
2357
卷5-4



南真先生文集卷之四

學記類編下

致知

程子曰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之
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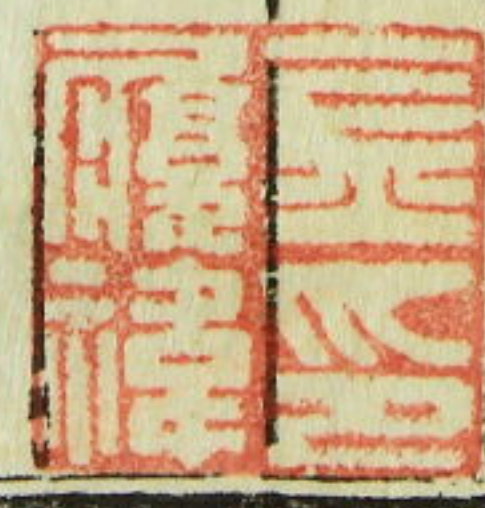
君子之學將以反躬而已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
○人要明理若只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眾
理然後勝然自有悟處

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

今有人欲之京師未嘗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雖有
欲往之心其能進乎然則知之亦未易也

以上伊川

南真先生文集卷四



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

於事有小自快則喜悅之意猶浹洽於心而叢見於外至於窮理切切不得其所可悅則亦何以養心也○學者用了許多工夫下頭須落道了是入其教只為自家這下元未曾得箇安泊處又費力說道理又打入箇無底之壑一生出不得須是自家照得理分明則不走作飛而下飛而上者亦須更分明須得雖則心有默識有難名狀處默須說盡心知性知天須於此留意人之多聞識却似藥物要須博識

龜山楊氏曰為己之學正猶飢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于外也以為不飲不食則飢渴之病必至於死入而不學則失其本心其病無異於飢渴者然古之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俛俛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難矣

上蔡謝氏曰窮格須是識得天理始得所謂天理者自然底道理乍見孺子將入井其心怵惕所謂天理聞見之知非真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真知故也不真知而行未免有意意有盡時

學者須是窮理物物皆有理窮理則能知天之所為知天之所為則與天為一與天為一無往而非理也

○問天下多小事如何見得是處曰窮理便見得事不勝窮理則一也

鮑氏若雨曰人有久寓遠方一日歸故鄉至中道適遇族兄俱旅舍而食相視如途人或告曰彼之子公之族兄某人既而歡然相從白之心與今之心豈或異哉知與不知而已

朱子曰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

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為先於其中又必使之即事即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同

然了其黑白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

心包萬理萬理具于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窮得理不能窮得理不能盡得心

窮理莫如隨事致察以求其當然之則或問辭

窮理欲知事物之所以然理本與其所當然者末義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感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非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

萬事皆在窮理後經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又曰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耳須先致知而後涵養

知有不至則其不至之處惡必藏焉以為自欺之主
雖欲致其謹獨之功亦且無主之能為無地之可據
○致知工夫亦據所以知者玩索推廣將去具於心
者本自無不足也

痛理會一番與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因自云某
如今須便靜坐道理自見得未能識得涵養箇甚
自家既有此心必賴主宰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家
力量窮理格物而合做底事

思索比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刮
將去却自會清

須是事事從心上理會起舉止動步事事有箇道理
一毫不然便是欠闕了他道理固是天下事無不當
理會只是有先後緩急之序須先立其本方以次推
及其餘

窮理亦無他法只日用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
是雖若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
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

須嚴密理會銖分毫析又曰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
愈高明

道理無形影唯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理會極
仔細

理會道理到紛然處却好定著精神看一看又要寬

著心又要緊著心

無事時此理存有事時此理亡無他只是把事作等
閑須是於事上窮理今見事來別把做一般看自然
錯了

看道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
把來思量始得十分思量不透又且放下待意思好
時又把起來看恁地將久自然解透徹延平先生嘗
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裡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
始有得

窮理以虛心靜慮為本

今之學者不知為學之要只要窮得這道理便是天
理雖聖人不作這道理自在天地間天高地下萬物
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天地間只是這箇道理流
行周遍不應說道聖人不言這道理便不在這道理
自是常在天地間只借聖人來說一遍過

義理積得多然後貫通了自然見效不是今日理會
得一件便要做得一件用譬如富人積財積得多了自
無不如意

大著心會不可因一說相礙看教平闊四方八面都
見得

天下事硬就一箇做終是做不成如莊子說風之積
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須是理會多方始觀章

得起且如邊豆之事各有司存亦是邊豆之言置之
度外不用理會萬一被有司喫邊做豆若不會曉得
便被他瞞

須磨厲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無安暇務之可得
自口無不曉事情底聖賢無不通變底聖賢無關門
獨坐底聖賢至如律曆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
類都要理會自無障礙

張洽宋嘗取管子所謂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
通鬼神將通之語以為窮理之要

西山真氏曰即物而理在焉有著力用功之地不至馳
心於虛無之境

王溪廬氏曰心外無理窮理即所以致知理外無物格
物即所以窮理言窮理則易流於恍惚言格物則一
歸於真實表也粗也理之用也重也精也理之體也
臨川吳氏曰言心聲也故知言者觀言以知其心世亦
有巧偽之言險也而言易躁也而言澹貪戀也而言
閑適然觀其易澹閑適之言而洞照其險躁貪戀之
心則人不可欺也

程子曰窮理或讀書講明義理應事接物求其當合而
已

讀書不必多看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且
苟非自得則雖五經亦空言耳

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

平其心易其氣闢其疑以上伊川

思索經義不於簡策之外脫然有獨得資之何由深居之何由安非特誤已亦已誤人

其始作論語孟子文字既而思之又似剽伯淳談詩

亦不下一字訓誥伊川

學貴於通執一而不通將一勝其疑矣

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一不得以及其近

也亦可得行伊川

張子曰允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

朱子曰以聖賢之心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

之事人多以私見自去求理只是備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尚遠也

建安葉氏曰讀書將以存心而明理也徒務記誦書也

上者亦外物故明道曰玩物喪志蓋言中心不宜容一毫

長會也

經所以載道治經而遺其道是買櫝而還珠也

程子曰君子之說無可怪者惟朋友講習以相資蓋為

說之也伊川

共君一交話馬讀十年書伊川

存心伊川

周子曰聖人學乎曰有與曰行曰一為要一若何無益

也靜明虛靈動公巨

程子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

然知在斯養養其真過於其欲

人之於儀形有是持養者有是修飾者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更得

道明

心定者其言重而舒不定者其言輕而疾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

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却是坐馳

心要在腔裏

張子曰戲謔不雜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

氣之一端

朱子曰淫食本源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

相屬二處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即與理

會到底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久之自然接續打

成一片耳

淫養之則九非禮勿視聽言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皆是

問心不能自提曰心便能把握自家自家却如何

把握得他唯有一義理之活養耳

將致知者必先養其知既知之後若不養又失了唯
在寡欲

人只欲箇心身使精神常在這裡似擔一百斤擔相
似須硬著筋骨擔

須是莫斷了如雞抱卵繼住便冷了若把湯去湯便
一死了故緊也不可慢也不得

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意於
此不能無疑灑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從初不會

之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
東萊呂氏曰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
之者惠消忿解而無詭詭取怒之患也

答嚴
夫書

建安葉氏曰窮格雖至涵養不足則其知將日昏而無
以為力行之地

先須存養其本以為省察之地

心為嚴師

敬

慎

慎獨

子曰修己以敬

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

程子曰天地設位易行乎其中只是敬敬則無間斷體
物而不可遺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敬不可謂中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

忘敬而後無一不敬更說甚涵養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欲屏去聞見知思慮其紛亂則是絕聖棄知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難為使之不照惟是心有主今夫瓶甕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

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間居中其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

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若不用意却是都無事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不忘勿助長

以上伊川

純於敬則已與理一無可克無可復者

宗廟之中不期敬而自敬是平居未嘗敬也然則以

靜為悅者必以動為厭

有言養氣可以為養心之助曰敬則只是敬敬字上更添不得磨之敬父矣又豈須得道更將敬兄助之又如端坐向火又豈敬於水以助之

一敬於外者謂之止亦有以諸

敬是貫動靜徹始徹終

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敬

上蔡謝氏曰敬之貌於儼若思時可見於持過當却不是尋常作事用心過當便有失

朱子曰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

間斷

九言敬明道什一伊川什九周先生只說一箇一字
明道說靜字伊川謂才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只用

敬字則已慮靜之為有偏矣

周先生上一字外
二下皆揚康說

程先生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

二程俱譏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如
且道敬

敬是箇扶策人底物事人當放肆怠惰時纔敬便扶
策得此心起常常會恁地雖有些放肆邪侈意思也
退聽

敬則萬理具在

敬字只是將天說更不做將去根本不立故其他零

碎工夫無湊泊處明道延平皆教人靜坐者以此

今人聳然在此尚無惰慢之氣况心常惺惺者乎此

心常惺惺自無客慮

三國朱然終日欽欽如在行陣學者持此則心常不
放矣

人之為學五常百行豈能盡常常記得人之性惟五

常為大五常之中仁尤為大而人之所以為是仁者

又但當守敬之一字只是常求放心晝夜相承只管

提撕莫令廢惰則雖不能常常盡記衆理而義禮智

信之用自然隨其事之當然而發見矣

君實嘗念中字伊川曰比如人有一箇屋自不作三

却請別人來作主法不出乎持其志所以教人且就
裡面理會持其志亦不出乎敬而已當時程子何不
舉以為告豈以温公之賢而有未易語此者耶下段
允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
事須要主一知人須尋屋子住小人趁得百錢亦無
歸言

問程子云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曰只敬便都沒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靜足容必
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踏折旋璣封動出門如賓承事
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表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

洞屬屬自取或輕裏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
靡他其適正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心唯一萬變是
監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總須
更有間私慾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心毫釐有差
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事於乎小子念哉敬
哉墨鄉司戒敢告靈臺結○敬齊
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

初學則不如敬之切成德則不如恭之安敬是主事
然專言則又如修己以敬敬是直內只偏言是主事
恭是容貌上說

東萊呂氏曰敬之一字最難形容古人所謂心莊則體

舒心肅則容敬此兩語當深體也

勉齋黃氏曰敬是束得箇虛靈知覺住如火炬束得緊時那發頭直上不束則散滅了

北溪陳氏曰恭與敬字却相關恭是敬之見於外者敬是恭之存於中者恭與敬不是二物如形影然與忠信忠恕相關一般

坐如尸立如齊便是敬之容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便是恭之容敬工夫細密恭氣像濶大

清室陳氏曰橫渠云未知立心忠思多致疑蓋立心持敬之謂先立箇主人翁了方做得窮理格物工夫

林用中主一銘曰有主則虛神守其都無主則實鬼瞰

其門一作室

西山真氏曰所謂主一者靜時要一動時亦要一動靜皆有養

端莊靜一乃存養工夫端莊主容貌而言靜一主心而言蓋表裏交正之功合而言之則敬而已

魯齋許氏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物來不亂物去不留用工夫主一也主一是持敬也

方對客談論而他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才有聞斷便是不敬

程子曰靜後見萬物皆有春生意

夢寐顛倒却是心志不定此如揚子江宿浪以上伊川

劉安節元問志篤於善而夢其善者正子曰是亦心動曰夢見周公何也曰聖人無非誠夢亦誠不夢亦誠夢則有矣夢見周公則有矣亦豈寢而必夢夢而必見必公耶

孔子夢周公誠也蓋誠為夜夢之形也學者於此驗其操術之邪正

和靖嘗請益于伊川曰某謂動靜一理曰試喻之適聞寺鐘聲某曰譬如此寺鐘方其未撞時聲固在也伊川喜曰且更涵養

朱子曰靜中動起念時動中靜是物各付物

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

道理無湊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止於仁敬者靜也要止於仁與敬者便是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端所謂動一極復靜靜一極復動如人噓吸若噓而不吸則須絕吸而不噓則亦必壅滯

問滕德粹近作何工夫德粹云靜坐而已曰橫渠云言有教動有法畫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此語一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閑亦不必終日讀書一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學者常變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

問思慮紛擾曰須是思慮時知道這心如此紛擾漸
漸見得却有下工夫處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
而思不當苦苦排抑反成不靜

問每日暇時畧靜坐以養心但覺意自然紛起要靜
越不靜曰程子謂心自是活底物事如何寧定教他
不思只是不可胡亂思

問靜坐時一念不免發動當如何曰也須着一念是
做甚麼事若是好事要當做底若是不好便不要做
如此敬便在這裡

靜坐涵養時正要體察思繹道理只此便是涵養自
家思量道理時自然邪念不作言忠信行篤敬立則

參於前在興則倚於衡只是常常見這忠信篤敬在
眼前自然邪妄無自以入非是要存這忠信篤敬去
除那不忠不敬底心

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就用處教人
做工夫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為人自然用事君親交
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捨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
之來且曰候吾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
故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
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
動靜如舟在水潮頭高船也高潮頭下船也下如事
來則動事過則靜

南軒張氏曰要須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立
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為無滲漏也與尤晦書

省察格致



地頭誠意存心

克己仁勇

誠其意者毋自欺也二如惡

惡臭如好好色實此之謂自

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地

○惟慎獨可
以行王道

易曰知幾其神

知至至之可與幾也

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書曰惟幾惟康

動者是幾靈處是神

動靜間一項不善則惡

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要須義精心正

朱子曰子周子極力說箇幾字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

子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

斡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堯舜之精一孔子

之克復便是此事

既發則如田單火牛自止不住

天理人欲幾微之間

氣不從志處乃是天理人欲交戰處也

為學且須分內外義利便是生死路頭

前念已過後念方萌

善端之萌如慈母保赤子不善之萌如匕首蔓句蒙
謹獨是一念萌動心所獨知至隱至微處

程子曰學始於不欺暗室

尸居龍見淵默雷聲

明道

和靖尹氏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朱子曰審微於未形慮變於將來

已發之處以心之本體權度審其心之所發恐有輕
重長短之差所謂物皆然心為甚是也

正要本源上加工須是持敬持敬以靜為主須要不
做工夫時頻頻體察但是著實做工夫不干別人事
知有病痛必去其病如言語多便用簡默意思疎闊

更加細密輕浮淺易須深沉重厚

靜中私意橫生此當以敬為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就
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

人心常惛惛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
為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
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惛然在矣心
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内外交相養之道也
○涵養甚難心中一起一滅如何得主一正要體察
思繹道理

凡人之心一怠之頃不加提養之方則淪於亾而不自
自覺一事之微不加省察之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

○未發之前不可尋覓

范陽張氏曰一念之善則天地神祇祥風和氣皆在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于此是以君子謹其獨

西山真氏曰凡有一毫自便之心便是利南軒云無所為而為皆義也有所為而為即利也二者相去毫釐之間而公私邪正之分則天淵矣

學者存心行事只當以義理為主義所當然雖言不恤義所不當然雖利不計如此方合乎天理之正若此心一出入於義利之間終是為利所勝正如白黑相和黑必掩白薰蕕共器猶必掩薰立志之初才

可不察

曾齋許氏曰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大畧

日用間若不加提策怠惰之心生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

人心虛靈無槁木死灰不思之理要當精於可思慮處雖千思萬慮可也若人欲之萌即當斬去

耳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焉今日之所出者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嘗小差不可不慎

臨川吳氏曰易以濁人汚人者色與貨也若顏叔子之

達胡萊燭揚伯起之暮夜却金司馬君實趙閱道之所為無一不可與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真能慎獨者也

未發之前敬以持養既發之後敬以審察自家所存晝驗之妻子夜考之夢寐

力行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

傳曰天不為人惡寒而輟冬

程子曰守之必嚴執之必定小忿而縱之則存者亡矣

○言而不行自欺孰甚焉

問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曰此亦當習習到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明道

張子曰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畫則自棄也

有志於學者都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唯患學者不能堅勇

多求新意以開昏蒙非強有力者不能自奮惟信篤持謹何患不至

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於道德則在己求之而無不

得者也

和靖尹氏曰九學切忌間斷間斷便不是學一日曝之十日寒之奚可哉

朱子曰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要在力行其所已知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粗入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功矣
學者實下工夫須是日日爲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事理會就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

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問人亦自

見得若不去實路過却懸空妄想或問

比如撐上水船放退一步則不得進

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

雖有聰明之資必須做遲鈍工夫始得

橫渠言得寸守寸得尺守尺曰須先得了方可守又曰知得寸文不如行得一寸

學者做工夫須是奮勵警發悵然如有所失不尋得則不休如自家有一大光明寶藏被人偷將去此心還肯放捨否定是云追捕尋捉得了方休

今人不肯做工夫有是覺得難後遂不肯做工夫然遂

與他人如退產相似甘伏批退不願要
學者做工夫當忘寢食

今之學者不會發憤為學夫進只是不勇

為學真要三耐耐久無有不得不須別生計較思前
籌後也

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譬如劉項相距於滎陽成王
問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

易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勿履以下克己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如推窒慾如填

程子曰難勝莫如己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乎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

須以理勝他尖不必刺人何畏之有明道

不是就氣質上用力矯治只就中正做工夫時時檢

點自家見得偏處漸平正

勇者所以敵彼者苟能造道而心不動焉則所以敵

一物者不賴勇而裕如矣明伊

有患心疾見物皆獅子伊川教之以見即直前捕之無
物也久之疑疾遂愈

上蔡謝氏曰伊川謂某曰別一年做得甚工夫曰也只
是去箇私字病痛盡在這裡今人只管要誇耀別人

耳目

朱子曰上蔡家始初極有好玩後來為克己學盡舍之

有一好覩亦把與人

克己亦別無巧法比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

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自家也知得合行大路然被小路有箇物事引著不知不覺從小路去又至面前荆棘蕪穢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幾須是遇事時便與克下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大段著力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治始得

勉齋黃氏曰學問須就險難困窮處試一過真能不動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若是此處打一過便教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閑話也

克己如焚舟搏虎

程子曰學者自治極於剛則守道愈固勇於進則遷善

愈速伊川○以下改過

有過必改罪己是也改之而已常有歉悔之意則反為心害

三字符不遠復劉歷山語朱子

西山真氏曰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雷故以此為改過遷善之象此即過勿憚改之意也

齊家

子曰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無義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謂孝乎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參直養者安能為孝

程子曰不修其職而學非為己之學

今士大夫受職於君期盡其職受身於父母安可不

盡其道

以上伊川

五峯胡氏曰孝悌也者德之本

曾子出妻終身不娶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言甫以

後妻放伯奇

出家語

程子曰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

可交

伊川

家養正語錄云人生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

富者之教子須是重道貧者之教子須是守節

程子曰荀子八龍豈盡賢者一二賢子亦相董習也然

伊川

范文正公有義曰吳文正公卒亦有義產死之日家無

餘財諸子無宅以居

出處

易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惡而嚴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亂不可榮以祿

禮記曰三諫而不聽則逃之

禮記

四十始仕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則

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儀少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境則利祿人也雖曰不事君吾

不信也也

謂顏淵曰用之則行全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

守死善道

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

程子曰理素定則能見幾而作道則

君子不以天下為重而身為輕亦不以身為重而天

一為輕

高尚之士不可以不在於位而安然放意無所事也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出處去就之道矣

以上

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

或謂賢者好貧賤而惡富貴是反人之情以其守義

安命焉耳

朱子曰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

其官則一日不敢立乎其位

聖賢固不能自為時豈以時之不合而變其所守以

徇之哉

魯齋許氏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為

處則有守大丈夫當如此出無所為處無所守所志
所學將何為

子曰芝蘭生於幽谷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
不為窮困而改節

程子曰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
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
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

處患難知其無可奈何遂放意而不返非安於義命
者

問君子與小人處必有一侵凌困辱之患則如之何曰
於是而能反已兢謹以遠其禍則德益進矣詩不云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問聖人可殺否曰聖人智足以周身安可殺也

孔子免匡人之圍亦苟脫也

張子曰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飢餓亦不
恤惟義所在

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
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
利欲也乃能

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己蓋人欲無厭而外物
有限惟道義則無窮而貴取之無窮矣

談叢陳無已曰避禍之事智者為之賢者不為賢者有義

而已寧避禍哉

朱子曰孔子畏於匡文王囚羑里死生在前聖人處之恬然

魯齋許氏曰禍福榮辱死生貴賤如寒暑相代之理若以私意小智妄為迎避大不可

程子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在理可使無怨於事亦兼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

明道

在邦家而無怨使仲弓之知仁然在家而怨者舜也在邦而怨者周公也

秦伯之讓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為三公矣

明道

伯夷叩馬則不可知非武王則誠有之知守常理而

不知聖人之變故隘不食周粟非飢餓不食只是不

食其祿至如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伐紂即位已十二

年矣安得父死不葬

明道

問管仲設使當時有必死之理還肯死否曰管仲舒

道得好唯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又曰管仲糾合諸侯不以兵車乃知其仁也若無此

則貪生惜死雖匹夫匹婦之諒亦無也

論人要盟事智者所不為况聖人乎果要之止不之

衛可也

盟可用也要之則不可故孔子與瀋人盟而適衛使

要盟而可用賣國背君亦可要矣

文子將攻太叔疾問於孔子孔子曰盍盍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亦豈能擇鳥文子乃止

程子曰孔子之時諸侯強大然皆周所封建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義則不能自立孟子時大國七非周所命者四王政絕而澤竭矣民不以為王則獨夫矣君子之救世時行而已

朱子曰孔子弟子不免事季氏捨此則無以自活今之科舉亦然人之出處最可畏者如漢魏之末所事只為曹司馬氏而已

陳大丘送張讓父之喪勉齋黃氏曰士君子行已立身

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為法

袁閔少有操行以耕學為業見時方亂家門富盛嘆曰

先公福祿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與亂世爭權此即晉

之三卻及黨事起欲投迹深山以母老不忍去乃築

一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母思之時就視

母去便自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十八年卒於

一土室

正叔曰今日朝廷所以惡忌伯淳者只是理會學這裡

一動則於他輩所不便也

孔子嘗為貧而仕或人因是勉程子從仕曰三於飢

餓不能出門戶之時又徐為之謀耳

龜山楊氏曰仕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家貧既召入朝
神宗欲優厚之令兼數局如登聞鼓漆院之類庶幾
捧給可贍其家夷甫一切受之不辭及止叔以白衣
擢為勸講官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為道也則
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
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能知故常公之
不辭人不以為非程公之辭人亦不以為是

永叔詩笑殺顏陰常處士十年騎馬聽朝雞正叔曰風
興趨朝非可笑之事不必如此說常秩而為判官尤
來便有在此鄉黨莫之尊也秩夷甫名
范溫譏張思叔曰買取錦屏三畝地薄輸米三瓦躬耕

程先生問之曰於張繹有何加損也

朱子曰胡明仲兄弟終不為捨之所收

勉齋黃氏曰朱子歷事四朝五十年間立於朝四十年

日上封事七十章

治道

孔子對哀公曰為政愛人為大愛人禮為大治禮敬為
大

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

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對哀公曰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

所以覆舟

公問取人之法對曰弓調而後求勁馬馴而後求良士必懲而後知能不懲而多能比之豺狼不可身通

○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古之善觀人國者不觀其國勢之強弱觀其用人之賢否剛介寡合者君子媚柔易親者小人也

程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材為急務

材高者多過過則一出焉一入焉材卑者多不及不及者殆且弛矣明道

救一時之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伊

朱子曰不先天以開人謂天時未至而妄以私意先之

若耕種蓄禽之類耳若先天後大則只是左右參贊之意耳

程子曰時正王朝天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理立

春秋之大義也讀春秋者以中庸為準欲知中庸其

惟權乎

善言天叙天秩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且禮之器出於

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伊

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之

若二而一道明道

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

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

變者言濁高下成方成曲謂也

朱子曰樂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流而一不
急合同而化樂興焉漢儒如何說得到一曰道

治法

三制曰九州千七百七十二國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
大夫八十一元士

陳氏濬曰周禮用民之力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
日

趙氏曰古者百步為一畝當今之四十一畝

以東方雜之百畝當

一秦法以六尺為一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

上中下田三等而再易耕故地力不耗

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

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

稅以足食賦以足兵

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一戎馬一匹牛三頭

四之為甸甸六十四井也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

十二頭甲士三人車上卒七十二人牛六備具

是為乘馬之法

一井八家一甸六十四井計四五百七十六頃家五百

一十二出士卒七十五人則殷周之制不及之家益

一兵也

又章一乘有牛馬共十六計三十二家又出一馬或一

也

經子曰古人祭社之外更無祭后土之禮今或禮神

禮道

三閭旱乾水溢變置社稷土地之神如何變置曰句龍配社稷配稷變置所配之人曰所配者果能致力於水旱乎曰古人作事唯實而已

三祀恐非先王之典皆後世巫祝之言

揚守陳請尊孔子帝號諱曰禮當其為師則不臣况異代之師可臣乎羅從彥亦謂宜加帝號兵沉辨曰無臣而為有臣責子路之欺天非王而稱王其可欺聖人乎天降生民作之君作之師師之尊與君等君之

所不得以臣之也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以王之尊為隆於師者習俗之見也頊山丘氏唯曰先師孔氏所以萬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至嘉靖中斷然行之撤去塑像易以木主

唐孔久疏曰周立四代之學於國以有虞氏之序為鄉學

三制六禮冠昏喪祭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八政飲食

事為異別皆司徒所掌陳氏然辨論官材責之司馬者

掌邦教也教習車甲責之司徒者掌邦教也此文武混為一途也周氏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

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
不征於司徒曰造士

樂正宗四術立四教樂正掌其教
司馬掌選法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
士

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
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劉
氏曰古者鄉學教庠人國學教國子及庶人之俊鄉
學之升者曰選士用為鄉遠之吏而選用之權在司
徒國學之升者曰進士命為朝廷之官而爵祿之定
權在大司馬此鄉國教選之異世家編戶之別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尚
功習鄉尚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使得於
觀感而

改過以
從善

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

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左右對移以易其歲修
游息之所新其師友誥

切之於處
其其變也

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
遠方終身不齒

將出學古之教者九年而大
成出學九年之期也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

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
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

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也棘急

其遷善之速寄寓也曾寓而終歸之意 ○方氏曰賤者至於四不變然

後屏之貴者至於二不變遂屏之先王以衆庶之家

為易治故鄉遠之所考常在三年大比之時世祿之

家為難化故國子之出學常在九年大成之後以三

年之近而考焉故必四不變而後屏之以九年之遠

而簡焉雖二不變屏之雖三子九年不變則亦屏遠

方王子以下
陳氏註

程子曰進士科以詞賦聲律為上詞賦之中非有治天

下之道比如胡人操舟越客為御求其善也不亦難

乎

宋制學齋八十每齋五間容三十人二千四百人為

額迫窄難容改以七間為一齋唐貞觀時增至三千

二百以上

武學三畧六韜添孝經論語孟子比漢明帝令羽林通

孝經唐太宗使飛騎受經

程子曰行禮不可全泥古如今人面貌自與古人不同

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

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著却是偽也

必須用時服以下

冠者所以責成人魯襄公十二而冠不可天子諸侯

二十而冠

禮記曰委貌疏周道章甫殷道冔道夏道皆編布也○

○周弁屨屨夏收鄭注

今人言服不言而凶服古亦無意思

禮記曰天子崩二日祝先服祝依舍斂先五日官長服

七日國中服國中謂畿內民庶在官三月天下服元

服者謂諸侯之大夫思有輕重故服有緩急地有遠

近聞計有早晚五日七日者若遠上則疑從五七日

初終日數○思有輕重以下方氏註

天子崩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曾子問

程子曰禮三日而斂有死而後甦者故也趙簡子七日

猶甦雖蛆食其舌鼻不寒

天子諸侯之禮凶姑以士禮推之

三年之喪自唐虞三代行之至春秋廢漢文帝為易月

之喪然只為吏民設景帝遂短喪自行

宋孝宗致喪三年號慟擗踊謂王淮等曰晉孝武魏孝

文實行三年何妨喪服聽政乎百官五上表不許以

素服視事于延和殿詣德壽宮衰經而被晉武棄於

裴秀傳元之說後來入內素服練冠

契丹主宗真母后崩哀毀骨立哭必嘔血羣臣請山陵

已畢宜改元古者以日易月宜法古主曰改元言禮

也居喪行吉禮乃不孝子也終制三年

禮記曰君為天子服斬衰三年明服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後大夫世婦殺子

子及嫡庶杖於服最重故也○喪六記

君薨太子稱子踰年乃稱君

雜記

君既葬王政入於國卒哭而服王事練而謀國事

記

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服輕哀之比兄弟之

喪

服輕以下本註○雜記

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

服門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紂衣

或曰使有司哭之不

以樂食

君為卿大夫錫衰以屏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

錫以總布

如皮給戶素為之如璣經其上如爵弁○服門

君吊雖不當免時必免親者皆免雖已葬必免

復殯服記 九致吊致舍致禭致贈相者入告及舍

曰孤須矣

凶禮不出迎故也○雜記

雖朝於君無免經不可奪人之喪

服門

斬衰括髮以麻始死子服布深衣去冠徒跣扱衽將

小斂乃去弁縱著素冠斂訖去素冠以麻自頂而前

交於額上卻而繞於紒如著椽頭然今言掠髮此謂

括髮○朱子曰括髮是束髮為髻也

始死以下本註○喪服小記

○奔喪遠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

歸者不可括髮行於道路也○雜記素委貌餘親皆俟三日成服

喪

臨喪不惰祭服弊則焚之

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故不以吊

程子曰嫂叔無服先王之權後聖有作雖復制服可矣

○三子有君之道豈有殤之理

曾子曰稱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

子曰稱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也子曰稱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

又何助於人又問廢喪服

子曰脫裘與負非禮也會子問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經而

出特厚於孔子也

朱門人喪其師加麻制而深衣用冠經黃縗之於朱子

王相之於何其全廣祥之於孫子伯或加經於白布經而總服小帶常細帶

禮記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

忌日是也忌日親死之日也祭義

文三忌日必哀忌之名始此親

程子曰時祭之外更有三祭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

季秋祭禘祭始祖無主用祝以妣配於廟中只祭一

位者夫婦同享凡配只以正妻一人如諸侯用元妃

或奉祭純之人是無娶所生者則即以所生二配

時但於左右附葬可也

先祖者自始祖以下高祖以上祿一人也故設二位

○祖妣異位又曰三位異所者舅婦不同享
廟中異位祖居中左右以昭穆皆夫婦相配為位
始不同坐

冬三與季秋只設一位以妣配

合葬須以元妃配享須以宗子之嫡母

合祭之時考妣當各異位無舅婦同坐之禮如特祭
其廟之時不害夫婦並坐

祭訖須令男女之別生既不可雜坐祭豈可雜坐以

伊

庶母亦當主但不可入廟

衛文子將立先君之廟於其家孔子曰公廟設於私家

非古禮郊以配天禘者五年大祭應為太祖者其廟
不毀不及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壞矣

程子曰張子墓祭為一位恐難推同牢之義

生不野合則死不墓祭後世習俗廢禮有踏青藉草

飲食故墓亦有祭禮望墓為壇非經禮也明道

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齋三日必見其所為齋

者此非聖人之語湛然統一方能與鬼神接齋不容

有思有思則非齋伊

禮記曰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曲禮

君若迎拜聘賓初至主還避不敢答拜

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酒肉之賜勿再拜再拜者往拜也唯拜

於家而已
○三葉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陳氏注曰受天子之賜而獻諸其君君命之乘服乃得乘服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吊人禮

七十不俟朝君出揖即退不待朝事畢又曰不與賓客之事於

國又曰時制衣服之難得者又曰養於學大學也○王制

伏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取鳳鳴以定十二律後

世取羊頭山黍中等者千二百粒以實管古者直以

千二百黍為量見律呂證辨

程子曰武未盡善非但征伐不及揖讓聲音節奏亦有未盡善者樂記曰有司失其傳也孔子自衛及魯樂

王既止之後不能無錯亂者即

禮記曰折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行偽而

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不以聽

制王

程子曰祖殺其父告之其律當死父殺其子當殺二年

臨政處事

易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秦誓曰番番良士膂力既愆我尚有之惟費哉言謫言

俾君子易辭我遑多有之

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焉

子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

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如小國七年六國五年

程子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道

學不貴博貴於正政不貴詳貴於明而已

只與言在社尚可言隨其國俗至若人道豈不容有異

以也

不為則已知復為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言方

為合義

河東侯氏曰明道臨民刑未嘗不用亦嚴亦威然至誠

感人而人化之

豫章羅氏曰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不

容則無全人

東萊呂氏曰忍之一字象妙之門

前輩云莅官處事有三莫之說事莫放事去莫追事

多莫怕與三不足異

晉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

程子曰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

霍光廢昌邑不待放知其下愚不移也始之不擇光

之罪大矣若伊尹與光是太甲昌邑所用之臣不受

先王之委寄諫而不用去之而已放廢之事不可為

也以上伊川

溫公在朝欲盡去元豐間人程子曰作新人材難變化

人材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為小人在
君相變化如何耳若宰相用之為君子孰不為君子

侯仲良曰若然則無紹聖間事也

程子與侯仲良言

神宗外遣韓宗師

韓問明道明道曰君實臨叔當作相

矣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衣冠之禍未艾也

君實忠直難與議事臨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皆

驗邵伯溫聞見錄

明道先生在邑有犯竊盜者先生曰汝能改行吾得汝

過盜扣頭願自新後數日復穿密捕吏及門盜去其

妻曰吾與大丞約不復為盜今何面目見之遂自縊

狀

陳忠肅公謂童惇曰請以所乘舟為喻偏重其可行乎

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和金人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

時張栻父浚沒營葬甫畢即拜疏言雖無編素之師

旋遣王昂之使惻愷之心無以感格于天人宗史言

孝宗問張栻曰辦事之臣難得栻曰但當求曉事之臣

若求辦事之臣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

易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程子曰獨處而靜思者非難居廣居而應天言者為難

○有志之士不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矣則運天下

濟萬物必有餘裕

於所當為者用意而為之未免私心也

人當審己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
不可應卒處事

順理則無憂

大乞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事惟義利而已

以下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三三寫曰只
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比如一家非我為則彼

為非甲為則乙為

以下

君子之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
有過

張子曰欲立事須是立心心不敬則怠惰事無由之

其平生於公勇於私怯凡事不惟於法有不得更有

義之不可充所當避

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即下無復凝滯之在前唯知

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

問伊川謂承叔何如和靖曰前輩不言人短每見人論

前輩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

五峯胡氏曰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

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

朱子曰事雖為善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則不得為善

○大抵事只有一箇是非是非既定則揀一箇是處

行將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

言至於過當便是偽

須是慈祥和厚為本如勇決固果雖不可無然用之

有處所

雙峯饒氏曰人而無守則見利必趨見害必避平居非

不粗知義理至於臨事則為利欲所驅而有所不顧

顧何足與有所立哉

程子曰大德是大處小德是小處出入如可以取可以

無取之類問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是出入之事否曰

亦是不信乃所以為信

諸葛瑾使蜀其弟亮非公會不亂亮之處理為得矣

使吳知瑾如備之過亮復何嫌而不得悉兄弟之歡也

納拜之禮不可容易非已所尊敬有德義服人者不

可王君貺辰為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大風起茂

叔說大畜卦君貺乃起二某適來不知受却公拜請

納拜茂叔走避以上伊川

伊川曰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當暫往穎昌見韓持國

持國年八十一因久留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謂

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為意我有黃金藥標一

重三十兩似可為先生壽然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

事使汝侍食因從容道吾意如所戒試啓之先生曰

其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矣以此為詰朝遂歸

持國曰謂其子也我不敢言政為此耳再三謝過而別

胡文定公曰稱先生有二義一則後進之於先達或年

齒居長或聲望早著心高仰之若韓子之於盧仝歐

陽永叔之於孫明復是也一則如子弟之於父兄居

則侍之出則杖屨服勤至死心喪三年若呂與叔潘

康仲之於橫渠是也

教人

程子曰射中鵠舞山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

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又將理

低看了謂輕視之也

性與天道非自得則不知故不可得以聞

凡立言欲以畜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以上明道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為子言多言而發也

言有知乎哉無知也言益以告人他無知也與吾無隱

乎爾同

說言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必潛心積慮涵養而

自得之

與人足視其有過而不告則非忠也三復誠意在於

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

與於學氣本非同類為其氣同故視則肯之况人與

聖人同類乎

鉛鐵性殊然化為金則不辨鉛鐵之法

言言之道要便誠有餘而言不足

言者天下之公物不以己之所得者告人恐人之進於

言也是以言為己私終不免貪利之惡

元德秀欲鑿小兒圓轉之器以為寧方為重禁不圖為

公卿

韓持國嘗在穎昌欲屈致二先生預戒子姪使治一室

修治完戶皆使親為之暇日遊西湖韓諸子侍行有

言貌不莊敬者以巾面規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

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表矣持國遂皆不之去

之爭靖則

上蔡譏橫渠以禮教人之失曰門人下稍頭溺於刑名

度數之間行得來固無所得如喫木札相似更無滋味

味遂成厭倦其學無傳之者二程曰橫渠以禮教人

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朱子曰古之學者八歲入小學六甲一五方書記之書

十五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

養之也蓋理我以養其心聲言以養其耳采色以養

其目舞蹈降登之次俯仰以養其血氣以至於左右

起居盤盂凡我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

三三六

言訓其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出入步履務要安
重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小說閑話惡戲光
陰勿觀雜書恐令精力早晚頗自點檢每旬休日將
一旬內言溫習數過勿令小有放佚

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
便是公不會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此一
者心無所用閑坐而已如此豈有長進之理

理有自然本不待言夫子不得已而見於答問之間
者皆為學者躬行而發

程子未嘗以太極圖易傳授門人以未有能受之者
也孔子於易亦鮮及焉以此耳

北溪陳氏曰文公說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不惑於鬼
神之不可知此語示人極為親切

臨川吳氏曰學者之於道立志當極乎遠大用功必循
夫近小遠大者何究其源也近小者何有其漸也漸
者自流溯源而不遽以探源為務也道之有源如水
之有源人之學道如禹之治水治河必自下流始究
州之功為多而冀州次之河之外名川三百支川三
千無所不理若畝若澮田間水道爾亦濬之以距于
川其不遺近小也如是聖門教人自庸言庸行之常
至一事一物之微諄切平實未嘗輕以道之大源示
人也仁道之大子所罕言聖人豈有隱哉三百三千

之儀流分派別殆有三百三千之川

戒謹

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不顯亦臨

易乾之九三曰夕惕若厲無咎傳曰在下之人君德已

著天下將歸其危可知

濟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

坤六四曰括囊無咎無譽

坤寧謂百原曰若龍以不見成德言辨其時無過之

道

子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

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

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

亂之初生也則言語以為階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樞機之發榮辱之幾動天地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觀周明堂視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像曰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

年四卜而見惡焉其終也已矣

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一

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尊生乎今之世及古之道如

此者災必逮夫身

聰明睿知而守之以愚

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衰也

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君子不以色親人則民作親小人則穿窬之盜也

子思曰國無道其默足以容

口多言則犯難

月使者言於漢武

程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而曰我於辭命不能者不尚言也易所謂尚口乃窮也

明道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故言以簡為貴

某素不作詩不欲為此閑言語

某每勸楊時勿著書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

吾未見畜於財而能為善者不誠而能為善者也未有疑而能為君子者也

人之氣稟有無可奈何者聖人所以戒忿疾于頑

君子不欲才過德名過實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

自夸者近刑自喜者不進自大者去道遠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譬如一般路也好入行之是路賤人行之亦是路

譬如下見卜者而問吉凶謂之大惑

詩中幽王大惡為小惡宣王小惡為大惡

以上伊川

便儂狡厲之人去道遠而

人以料事為明便駸駸入逆詐心不仁夫也

以上明道

善名在外不得不讓

言行不足以動人臨事而倦且怠皆讓不至也

隱人之惡非度量廣大者不能

妄得之福災亦隨焉妄得之得失亦變焉苟或知此

庶不由欲而動矣

張子曰孟子言反經特於鄉愿之後經者古今不易之

常道也是是非非好善惡惡必有定理定見鄉愿浮

沉俯仰無所可否惟務悅人乃亂常之尤者故君子

反經而已

經者以下葉氏註

孔子所深惡者三鄉愿也佞人也鄙夫也

邵子曰人之畏鬼亦猶鬼之畏人人積善而陽多則鬼

一益畏積惡而陰多則鬼不畏之

人之神即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慎

哉

龜山楊氏曰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缺故君子

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

上蔡謝氏曰懷固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皆好

名之故

致堂胡氏曰折句崩則一白尋之亦不能成忽蟻穴則千

丈之堤不能固故修德者於細行

五峯胡氏曰以及求諸己為要法以言人不善為三戒
朱子曰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

趨美避丑勇防患貴怯

若著此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却與不學之人何異
○有人奉身儉嗇充其操則蝨蠅底却只愛官職有
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緣私欲不能克他只愛官
職便弑父與君也敢

衛武公九十五歲作抑戒使人誦誦

一易箠結纓不須論優劣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有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又曰季孫

之賜曾子之受皆非禮或者因仍習俗嘗有是事而

未能正耳曾子未嘗
為大夫

葉氏曰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雖有向善之意無斷制
之明

臨川吳氏曰君子言人不言鬼言是非不言禍福蓋子
曰為不善於顯明之中人得以誅之為不善於幽暗
之中鬼得以誅之云者將以警夫中人以下者與

夏寅明曰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閑過二可惜也此
身一敗三可惜也

辨異端

程子曰楊子謂老子言道德則有取自是楊子已不見

道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明道

墨子書中無愛其兄之子猶隣之赤子之語但孟子

校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是故直之

莊生形容道體儘有好處老子谷神不死最佳

問莊周與佛何如曰周安得比他佛佛說自有高妙

處莊周氣象大故淺近

佛進父入山終能成佛普儒者之道則當逃父之時

已誅之豈俟其成佛也

子之盤屋樞密趙公瞻持喪使侯鶴語子以釋道真答云

○子學謂佛知大富貧子此言甚當以上

佛亦言人性本善

佛氏之學一務上達而無下學本末間斷

佛氏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末之有也

問方外之士能先知聖人肯為否曰使釋氏稍近道

理者便不肯為况聖人乎釋氏常言庵中坐却見庵

外事莫是野狐精以下

世之學者多入於禪却為他求道未有所得思索既

窮乍見寬廣處其心便安於此

禪家出世之說如閉目不見自真然真猶自在

佛說與吾儒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

忘物與累物之弊等

陰符經莊周未則周人為之盜竊天地之機分明是

大盜故云天有五賊見之者昌

觀自然之道無所觀也

之以心深微而無所見故能照自然之性其所謂之陰執自然之行無所執也不執之以自然而能

為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會得時活

不會得時只是弄精神以下

韓侍郎持曰道無真假曰真假皆無則尚何有哉必

曰是者為真非者為假不亦顯乎

尹子曰馮理

字聖先

自號東臯居士曰二十年聞先

生教誨有一奇特事先生曰何如理曰夜間宴坐室

中有光曰顧亦有奇特事理請聞之先生曰每食必

飽

胡文定誌揚龜山之莫宏問誌云西方之傑窺見間隙

遂入中國答曰自孟子涉世無傳心之學此一片田

地漸漸拋荒至東晉時無人耕種佛之徒如達摩蓋

最為傑黠見此間隙以為無人遂入中國面壁端坐

揚眉瞬目到處稱尊此土之人拱手歸降不能出他

園續

龜山楊氏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言之亦不言修性

惟揚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修故易止言洗心盡

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

道心是箇有揀擇底心佛氏也不可謂之邪只是無箇

揀擇底心到心存時已無入段不是處

釋氏談道非不上一貫觀其用處便作兩截

朱子曰今人說道愛從高妙處便入禪去

聖賢相傳附諸儒

張子曰稽泉舍己堯也與人為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為也改過不吝湯也不諫亦入文王也

臨川吳氏曰堯舜禹之欽即敬也傳之於湯為日躋之敬傳之於文王為維熙之敬夫子修己以敬顏會思

孟以是傳之至程子遂以敬字該聖功之始終

孟子曰舜由仁義行注仁義

西山真氏曰大舜十六字萬世心學之淵源程子曰孔子生而知之自十五以下事皆學而知之者

○孔子之道如鄉黨所載者曰誠而明也由鄉黨所

載處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與非描畫之說不

同

聖人無優劣

聖人天地之用

孔子為宰則為宰為陪臣則為陪臣皆能發明大道

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多形

象然後為泰山許多水然後為海

孔子所遇而安無所擇自子路觀孔子孔子為不吝

自孔子觀吾輩吾輩便隘惟其與萬物為一體便能

與天地同流

二孟子為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一不及孔子處

顏子一不動聲氣孟子則動聲氣矣

孟子有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三事

○後世稱孟子為五聖者容有取焉

延平李氏曰今之學者與古人異如孔門易之產居終

日交相切磋又得夫子為之依歸觀感而化者多矣

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不然子貢何以言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耶一要使會中洒落

如光風霽月然後庶幾遇事廓然義理少進矣

程子曰墨子似子張揚子似子夏豈師而學於聖人

之門其中有過不及耳所也過商也不反

朱子曰濂溪上接洙泗之統下啓河洛之傳者醇然分

明規模宏遠矣

明道言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

也之意

明道說混淪煞高學者難看

華陽范氏曰明道於經不務解析為教詞要其用在已

而明於知天

明道於言無所不讀自淳熙老子註列真不思察窮究

伊川曰先生出入老釋者幾十年

明道為上元主簿時謝師直為江東轉運判官師直來

省其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極柔白皮曰以伯淳所使
人不欺故假之見伊川記

明道語介甫曰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二級塔上相輪對

望而談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只他說道時

已與道離他不知道只他說道時便不是道如某意

直直入塔中上尋相輪辛勤登攀靈通而上

明道又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文遂不附已者而獨不

及於先生且曰此人雖不知道亦忠信人也

伊川曰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

前反覆繙繹六十以後著書

知如此問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間一靈也伊川曰

伊川病革門人郭忠孝往視之子瞑目而卧問曰夫子

平日所學正要今日用先生曰道著力便不是忠孝

未出寂門而卒言自錄伊子云非也忠孝自當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及卒亦不致奠

張子曰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以其救世

之志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

王信伯曰明道猶有詭語伊川則全無

朱子曰二程資稟高不大段用工周先生只說一箇一

字一者無欲也這話頭高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

說箇敬字庶幾執得定有箇下字處

明道會看釋老書伊川則整列亦不曾看

汪端明應曰二程之於濂溪若橫渠之於范六一正

伊川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得

下

程子曰橫渠聞驢鳴悟道

子厚之氣似明道

問橫渠曰由明以至誠由誠以至明恐過當伊川先

生曰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即明也此言不能無失

若西銘雖說得到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

得見然見北斗不可謂不是也

張子厚善鑑裁其弟天祺學之便錯落鑑人物自是

人才有通悟處學不得也

堯夫詩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揚柳風來面正吹明道曰

真風流人豪也

康節將終伊川往門曰從此永訣更有可以見吾者乎

康節聲色俱微舉兩手以示之伊川曰何謂也曰面

前路徑須常令寬路徑窄則自無著身處况能使人

行乎伊川復請問康節曰倫道生薑不是樹上生今

還是樹上生譏伊川執拗不信也

昔有二人一人以薑是樹上生的一人以為薑是土生的主稱二者云如果土生當輪驢一頭遂共質于故老故老云薑是土生的即輪驢矣其人云驢雖輪矣畢竟薑還是樹上生的本中朝俗語譏人執拗之過

程子曰君實之忠孝誠實堯夫之坦夷無思慮只是天

資之美學則元不知

伯淳語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疾未甚時可用

一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救之之術

今日卓然不為禪學者惟景仁與君實然其所執理

有出禪學之下者做身主不得為人驅過去裏以下伊川

○顯道由求之徒也

朱子曰上蔡所見最為超越有論語說行于世

上蔡才高所以病痛全在於字或問辭

上蔡嘗宰德安府之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

過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於三庭

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

謝之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

曰吾徒從先生如人服烏頭者

馮忠恕問陳叔易言伊川嘗許謝良佐有王佐才實於

和靖和靖曰先生無此語後和靖問謝所得如何謝

曰良佐每聞先生語多疑惑今次聞先生語判然無

疑所得如此具以告先生先生曰其見得他也是如

此

龜山先生知越州蕭山縣人不治自化人人圖畫形像

就家祠焉

一路允迪傳墨跡使高麗高麗王問龜山先生今在何

處以上呂舍人行狀

伊川平日元不曾許人謂尹彥明曰此人他時必有用

於世

和靖嘗謂曰某今日解得心廣體胖之義伊川正色曰

如何和靖曰莫是樂不伊川曰樂亦沒處著馬忠志所記

因讀易至敬以直內問伊川曰不習無不利時則更

無睹當更無計較耶伊川深以為然且曰不易見得

如此且更涵養不要輕說品本中

偶讀書伊川曰賢那得許多工夫

朱子曰和靖凡遇飲手是在一處醉後亦然赴樂會聽

曲子皆知亦歡然但拱手安足終日未嘗動凡百嚴

整有常有僧見之云不知儒家所謂周孔為何如恐

亦只如此

龜山只是要閑敬然却讀書和靖便不讀書只是持

守得好與程子言據六經發明問答不為講解文

書程子以下
呂稽中說

游揚謝諸公已與其師相似却似別立一家謝氏

發越較精彩然多不穩帖和靖語却實然意短

上蔡每說話必覆巾掀髯攘臂袖以見精彩

上蔡之學終不離禪底見解

上蔡雜佛老又云上蔡老氏之學龜山儒氏之說

多游氏只雜佛呂與叔高於諸公文集好處如千兵

萬馬飽滿伉壯後來亦看佛書

程門高第如劉曾夫李端伯呂與叔諸公所造尤深

所得尤粹

李端伯曰劉質夫自髫髻時已有老成器結髮事在門
庭步不忘學明道嘗曰他人之學敏則有矣亦易保
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質夫嘗言每習問時正坐端
意氣即下平居持養氣可忽乎與人俱學有所知唯
恐不與人共也

明道先生平和簡易惟劉絢庶幾似之

侯子辨言

李綱伯端與質夫為外兄弟才氣相類期之遠到未半午

相繼早喪伯端求之孔門如賜也達藍田與人交洞照

其情和而不流也遇事如控六轡逐曲舞文屈折如意

覺軒蔡氏

劉安節嗜學有所不達夜以繼日必至於得而後已聞

人善如己出或歸以過則未嘗辨朱子曰當蔡京用
事時敢做好官

程子曰呂與叔守橫渠學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相從繼

有說更不肯回伊

呂和叔任道擔當風力甚勁

呂晉伯帥秦倅之子張瞻景求書見汲公晉伯曰微仲

不須見不若見大臨舍弟非識

朱子曰張思叔持守不及和靖亦徒無展其氣象

和靖尹氏曰思叔一日於伊川坐上理會盡心知性知

天事天伊川曰釋氏只令人到知天處休了更無存

一心養性事天也思叔曰知天便了莫更省事否曰子

何似顏子顏子猶視聽言動不敢非禮乃所以事天也子何似顏子

程子曰揚應之國在交遊中英氣倖度過絕於人可望

以託吾道者明

應之兄弟安貧樂道未嘗小屈於人至京師寓榆林舊

第日以粗飯置一盆又以一盆盛蔬菜兄弟分食之

甘如飴密不求於人卒能有立呂原明贈曰獨抱遺

經唐處士差強人意漢將軍呂氏

宏問龜山行狀胡公之徒實傳其學何如胡文定對曰

吾於游揚謝三公義兼師友若吾所聞在春秋自伊

川先生所發

朱子曰文定之學得於上蔡者多所以尊上蔡而不

甚滿於游揚二公

胡寅少傑黠難制文定閉之空習其上有雜木實盡刻

一為人形文定仍置書數千卷於其上歲餘盡誦讀新

州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

羅仲素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孫上接伊川龜山

之傳下授延平晦庵之學馮夢

朱子曰延平先生既閑居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

慮激動人終日危坐神彩精明畧無墮墮之氣與鄉

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

揚驥問延平言行曰他不會者書充養得極好時面

益皆自然不可及

北溪陳氏曰孔孟周程之道至朱子而益明所謂三益斯世惟先生一人而已

鶴山魏氏曰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余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朱子題南軒象曰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謂李方子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

朱子學傳

朱子病革以所著授黃幹曰吾道之托在此無憾矣

張洽自少用力於敬以立一名齋平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為勇不可奪聞居不言朝廷事宋史道學傳

程子曰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養以下諸儒

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小以下

荀子悖聖人者也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

朱子曰百家紛紛只是不識性字揚子鶻鶻突突如蒼子所謂高靴爬痒

孔子九世孫鮒該通六藝秦始皇召拜少傅李斯議焚書乃藏尚書論語孝經家語於祖堂舊壁身隱崇山

教弟子百餘人著書二十篇曰孔叢子云

問溫公不信四皓輔太子事意子房如此則是膏其父朱子曰子房平生之術只是如此

程子曰賈誼之言曰非石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一言

之其亦不善學矣

漢儒有風度者唯董仲舒毛萇揚雄若論三佐則張良諸葛亮

揚雄韓愈說性正說著了

孔明取劉璋只有這一事大不是豈有人特地出迎他却於座上執之只是箇為利君子則不然伊川

晉習鑿齒字彥威襄陽陳壽誌三國以魏為帝蜀為寇

鑿齒作漢晉春秋以蜀為正統曹氏為篡朱子深取之

元德秀介潔質樸凜凜如秋霜蘇源明謂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嘗為魯山宰皮日休詩

云只飲魯山只採魯山薇盡日一採食窮年一布

衣清似匣中鏡自知琴上絃世無用賢人青山生白髮既卧黔婁衾空立陳寔碑

許渤與范文正公周茂叔遊嘗與其子講一窓而寢不問其子讀書與不讀書伊川謂此人持敬如此易嘗

有如此聖人乎渤初起問人天氣寒溫加減衣服即終日不獲渤初起以

程子曰邪怒後來亦深禪學其為人明辨有才後更疏練世事於學亦日月至者也伊川

朱子曰人作章惇用林希作御史希俟邪赦伊川便擊之怒言于哲宗曰臣於程某嘗事之以師友今復以

程某斬作千段臣亦不救邢和叔之於元祐猶陳勝

吳廣之於漢以其首事而先起子不怒字

邢恕亦難識雖以富韓馬呂邵程亦看他不破康節

亦識得他亦只是就他皮膚上畧點他耳他自有一

本言行錄看來亦有得他方處元豐末嘗說蔡持正

變熙豐法召馬呂錄中多記此等事

諫議大夫孔文仲言程頤人物纖汚天資險巧貪黷干

求元無鄉曲之行奔走交結常在公卿之門如唐之

王伾王叔文李訓鄭注是也文仲晚知為小人所給

憤鬱嘔血死文仲為蘇軾所誘
齊論事皆用軾意

陸二壽與陸子靜會晦庵感以呂東萊于鵝湖寺各有詩

二陸謂為學只務存心不必讀書窮理朱子謂持敬

窮理不可偏廢其後子壽以鵝湖前見為非甚欲著

實者書

真西山長身廣額容貌如玉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

數十萬言四歲受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寧宗初進

士理宗參政寧宗取從節養子濟王竝立為子史彌

遠殺之立理宗

魏了翁字華父築室白鶴山下耘漁考亭之學著九經

要義

許衡平仲號魯齋劉因號靜修使二公不仕於胡元則

中原亦子有所觀感而不忘戴宋之心也後世得則

從祀之列而靜修不與充不可曉也若吳澄從祀之
謬誠有可笑蓋以宋朝舉子甘事胡虜晉犯名教奸
臣賊子皆以澄為儒稱何所憚於事夷狄乎

元許謙益之號白雲先生師金履祥言南朱子之道三
許公而益尊

陳布衣真晟初治舉子業聞有司防察過嚴無荷上禮

辭歸不復應舉務為踐履之學得程朱真傳聞吳汝

弼名欲往質之見張元損元損止之不往

嘗曰章如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玉鑰匙

蔡清號虛齋平生好學位至腰金借貸於人題卧處云

命好德不好正侯同草腐德好命不好顏曾為大夫

陳白沙獻章為學專主靜明心以經書為糟粕與程朱

異尚訾議者有之白沙一味禪學耳目口鼻人也視

聽言動殆非人也謂之活孟子

夏欽明給事中聞白沙議論棄官歸執子弟禮肖白沙像懸

于家有大事必咨焉

學記類編凡例

一學記分類一依近思錄篇目所以求端用力處已

治人及闢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無不備焉自河圖

至忠恕十五圖附於論道體其中第三圖及三才

一太極理氣天理氣人理氣心統性情天道天命

忠恕九圖是先生自圖而以為求端之地者也自

小學大學圖至易書語孟一道七圖附於為學之
要嚴師幾二圖附於存養之篇林隱心圖外其餘
八圖亦皆先生自圖而以為用力之方者也凡劄
記中先儒之說各以類聚而附於諸圖諸篇之下
一先儒中周程張邵朱皆稱子而明道伊川則各於
傳下書以別之未分二先生語則只稱程子曰
一先儒之說有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或不盡用
全文而節其要語合三四截為一段故直書其人
姓氏於其上

一先儒之說每於起頭處必平行書之其連出處不
各書姓氏低一字書之而上文字數準其行似與
下文相混則亦圈以別之或有無姓氏處則不為
圈別亦平行列書非是蒙上文也

一先儒例多設為問答以明義理而學記或只取其
問辭處則以或問辭三字書於註脚

一先生於諸家之書取其理明而辭簡合衆說而自
成一章則亦書於平行而不可適指為某氏之說
一汎論性道之原或兼言體用精粗而不合於諸圖
一者書于統體末端而謂之通論汎論為學工程或
一兼言知行存省而不合於諸篇目者書于學要末
一端而亦謂之通論

學記跋

學記者南冥曹先生之所纂述也先生稟得壁立
之氣濟以高明之見早炳危機於數十年前嘉
遜山中不見是而無悶專精敬義之學已至聖賢
之域而猶不自滿足乃於讀書之暇鈔錄前言往
行之切於己者編為此書以為修省之地程夫子
所謂考述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者非耶觀其
為書首論道之統體次及為學論心之要而皆為
圖以明之八道之階梯治心之規範瞭然心目如
指諸掌此皆先生所躬行心得之實而非空言也
至於致知以下十餘條則尤切於日用而修己治
人之方齊家治國之道靡不燦然備具末章聖賢

相傳之說即孟子七篇末章之音而先生自任之
重固有不可得以辭者噫使先生而行道於當時
則其宏綱大用豈不足以挽回衰季之風而鑄堯
舜之化哉然而先生之道以遜而亨者也其於道
道則有一絲扶鼎之功其於自守則有顏巷不改
之樂百世之下必有聞風而興起焉者則先生之
遇不過有何加損於今與後也哉嗚呼盛哉

蘊既不自量猥跋學記類編矣其後先生仲胤
恭原君俾其子來諭曰此記之編非先考自編
只於讀書時隨記隨劄以自觀省其編之成出
於後生之手階梯次序未必皆中於理願以此

南冥先生文集卷之四
意追補幸甚蘊亦嘗私存聞焉先生一生常以
求知為恥有言曰程朱以後不必著書深以後
學著書立言為病焉則學記之編非欲以垂後
也乃信筆記錄之語也以類編次者乃後人專
尚之意宋原君之言未為無所見也因書以復

之

舊本學記別為一書故凡例加於篇首
文繼於篇尾今則與元集合為一帙所當
刪夫而細究文義則凡例實是讀學記之
要法跋文亦為闡大德之至論今姑附見
於此以
便考閱

南冥先生文集卷之四

